我究竟是在写这篇下午due的《The rise of Marxism in 20th century's China》，或者是在预习晚上考而我半个字都没学过的思修？起先两者似乎有那么些明确的界限，理智尚能控制我在不同的情况下就同一问题写出符合情境的不同答案。随着桌上那杯理智的源泉逐渐见底，事情也变得模糊起来。正如这和那本是一回事，或者那与这又差了很多，重重叠叠的记忆和纷繁复杂的思绪早已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唯有我的手仍在工作，这个不会遇到意识形态困境的机械试图重现早已停机维护的大脑所需要的意义。然而我们知道那不会成功，正如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文化和历史因素作用下的必然。